

再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

张之沧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与其他各种人道主义相比,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才真正是彻底的人道主义, 才真正能够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他不仅主张只有用暴力革命和各种斗争形式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和拥有整个世界, 而且认为只有给每位公民和每种观念都提供可供自由选择的平等权利与机会, 才能真正获得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幸福不是过奢侈豪华的生活, 而是对制造痛苦和一切灾难的原因的消除, 是对旧事物的不断挑战、否定和超越, 对新事物的创建。

[关键词] 彻底的人道主义; 暴力革命; 自由; 全面发展; 否定的幸福观

[作者简介] 张之沧(1948—), 男, 江苏省邳州市人,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71(2008)01-0021-06 [收稿日期] 2007-10-08

毋庸置疑, 人道主义依然是今天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究其原因, 首先是对全人类的命运、生存方式、伦理现状、道德信念、行为规则以及每个人的自身利益的关注。其次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 使人的生存遇到问题, 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使人的中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人们渴望从压抑中解放出来, 重新获得自我, 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 诸如唯意志论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20世纪的神学人道主义、进化论的人道主义和批判的人道主义等, 它们都是当代世界很有影响力的理论和流派, 而且都持有同样的宗旨, 即重新研究人、认识人、解放人, 当然也都有一个共同缺陷, 即未能摆脱抽象人性的束缚。相比之下,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才真正是彻底的人道主义, 才真正能够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生活指出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

一、彻底的人道主义

资产阶级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是反人道主义的, 从而竭力否定阶级斗争是实现人道主义的根本手段。在如何实现人道主义的问题上, 他们或是把目光投向统治阶级, 希望这些人良心发现, 大发慈悲; 或是主张通过教育立法, 使人心向善; 或是企图凭借宗教道德力量的感化, 要人们“爱人如己”, 用“爱的宗教”来完成人道主义。然而, 在马

克思看来, 由于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清, 他们的这些主张只能陷入空想。一方面, 他们没有认识到, 抽象的人类之爱决不是一个随时能够创造奇迹的神, 爱的大树庇护不了所有人——“彼此相爱吧! 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 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是掩盖不了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否定阶级斗争, 实质上就等于否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把乞求、施舍和开恩作为人道主义的实现手段; 另一方面, 人的异化, 使得资产阶级经常用公开、无耻和露骨的谎言及欺骗来粉饰严酷的现实。

而马克思作为知行合一的思想家, 对人性的这种缺陷不仅深恶痛绝, 而且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新兴的无产阶级从空话连篇的理论回到脚踏实地的实践。因此, 尽管马克思早年是一位思想敏锐、思维深刻的黑格尔信徒, 但随着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了悟, 对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的明察洞鉴, 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分析, 自1841年后, 他就开始怀疑黑格尔哲学的认识和实践价值, 认为那只是彼岸世界而非此岸世界的真理, 只是对天国而非尘世的批判, 只是绝对的抽象和纯粹的方法论概念, 它既不能触动统治阶级的灵魂, 更不能动摇旧制度的根基。为此, 他不仅主张要清算从前的一切哲学信仰, 用具体的可证实的科学根据来戳穿资产阶级哲学的夸耀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虚假繁荣进行辩护的华丽词藻, 而且强调要重在社会

实践。他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19)}。唯有如此,才能够使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消灭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异化现象,使全人类获得自由和解放。他的这一哲学立场和实践态度不只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被提升为“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2](P5)},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早就表明了一生的努力方向,那就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P587)}

马克思几乎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竭力把各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纳入一致行动的轨道,试图让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生存的权利,彻底砸碎锁在他们身上的镣铐,使其实现人的真正本质。他一生对于社会和人本身的关爱,探求人间的各种现实关系,寻找解放全人类的道路,更胜于对一般的逻辑和方法的观照。具体地说,他从不把道德只看作是纯粹的理论规则,也不把理论规则奉为神圣的教义或信条,而是坚决主张:“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4](P119)}一切理论的真理性和全部意义都在于实践性,都在于在各种社会活动及生产领域中的具体应用。那些离开实践的纯粹真理“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3](P51)},特别是那些自炫渊博的社会学说,常常披着光彩夺目的外衣,绣满瑰丽的花朵,浸透着甜情蜜意,然而充其量只是反映一种纯粹意志或某种深思熟虑的目的,缺少脚踏实地的行动和广大民众的真实要求,至多只是一种慰抚人心的美好憧憬。而要真正实现人道主义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手段去摧毁那产生不人道的一切社会制度,“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1](P77)},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解放全人类。这不仅是真正革命的和彻底的人道主义,而且集中反映了马克思的高瞻远瞩,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深刻洞察,以及胸怀全人类的远大理想。

事实上,马克思早就表明,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使尽可能多的人幸福。“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5](P7)}因此,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将是每个人最崇高的责任。也正是出自这种对于全人类命运的观照,他在早年十分欣赏费尔巴哈的有关“人

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本主义观念,并以此作为他探索人道主义的出发点,创立了独具“现代哲学”特色的历史唯物论的人道观。在他看来,“现实的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因此,“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18)}。但资产阶级学者或是无视物质生产活动,颠倒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真实关系,把精神力量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或是认为英雄人物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人民群众只配充当英雄人物实现其目的的工具;或是否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把历史归结为个人主观随意活动造成的偶然事件的堆积;或者认为历史是神的有目的的安排,或某种神秘理念的逻辑推演。上述这些历史观指导下的人道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或虚无缥缈的“世外桃源”,或是无法触及的善、爱、道德或理性。马克思人道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坚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这里,人不仅创造了环境,也创造了人本身。实质上,人性是不断改变的,在阶级社会中的人都带有阶级性,因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所向往的纯粹的人类感情、超阶级的爱是不存在的。

既然人类主要由劳动者构成,而其中无产者的生活状况最艰难,人数最多,那么,人道主义只有维护无产阶级利益才真正是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要争取自己真正做“人”的权利,同资产阶级的冲突就无法避免。正如马克思所言:“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6](P649)}在这种情势下,阶级斗争必然是实践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决定性途径。因此,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也必然是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的战斗立场不仅构成了他的性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结果。这种人道主义认为,人类世界是一个由社会的人并且仅仅由社会的人所创造的独立世界。“如果人的世界和人本身是自我创造的产物,那么人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期待由某一善良的或邪恶的超人力量来把他从痛苦中解放出来,而应当着手自我解放。”^{[1](P78)}换言之,如果我们承认自我创造,那么也应该承认自我解放。而

无产阶级要想解放自身与全人类,就“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而且“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P286)}。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尽管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由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主题,但是只有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才不仅是理论的、概念的或观念上的,也是社会的、实践的 and 革命性的。正是他赋予了“自由”以真正“人性”的意义,才促使其一生都是一个为人类自由而战的勇士。关于自由,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事实上,“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因此,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只是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4](P167)}。比如,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而非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产品交换自由,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产品分配自由。所以,问题不在于自由是否存在,是否应当存在,或自由究竟应该为谁拥有,自由本身是否具有美丑、善恶的性质,而在于自由究竟是个人的特权,只为少数人拥有,还是整个人类的权利;是否“一面的有权应当成为一面的无权”或“反对精神的自由”应该比“精神的自由”享有更多权利?

比如,处于异化状态中的劳动阶级,由于他们整体处于一种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夺自由和人身权利的社会地位中,哪里还谈得上享有什么个别的、局部的或特殊的自由?在他们那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以致一旦这种强制消失,他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因为外在的劳动并非自觉自愿的劳动,亦即“人把自己外化于其中的劳动”,或者说,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成果相互脱离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自己在劳动过程中也不属于他,而属于别人”。在劳动中,他不仅完全没有人的自由,而且“它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7](P48)}。因此,自由决不意味着个别或特殊,其根本特性就是普遍性和客观性,它受到的磨练越厉害,涵盖的个体越普遍,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至

于特殊或个别的自由,比如人贩子的妙论就是“鞭打可以唤起黑奴的人性”,这只能说明暴力比法治更便于运用,作恶比行善更有利于个人。特权只是不自由固有的无性格的丑态,它是文明的怪物,是洒满香水的畸形儿。这些人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而自我认识又不能离开自由。”^{[4](P139)}因此,自由内在地具有认识的本性和公开的本性,具有和社会公众或群体与类紧密相关的特性。它不是寄生虫、阿谀逢迎之徒、别有用心者或特权者从事的一种违背公理的行为活动,也不是像旧时代那样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若是这样,一般民众就只能是永远地依赖和从属他人,而不具有独立自主性,也就永远不会享有普遍的和公开的自由。

既然自由与特权阶层的特殊权利相对立,代表着普遍的人类本性和利益,那么,不论人们赋予自由怎样的误解,都不容否认“自由是一种能够美化可爱的生活习惯的美妙东西”。“然而不幸的是,人群中总有这样一些坏人,他们用舌头欺诈,用脑袋进行阴谋活动”。他们企图利用一些自由反对和剥夺另一些自由,用特定的自由来否定整体的自由,并以各种借口来证明奴隶有挨皮鞭的自由,法西斯主义者有屠杀无辜的自由。他们没有认识或者也根本不肖于认识,真正属人的自由应当根据固有规律自由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获得的真理、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公示天下,“应该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4](P306)}。否则,无论一个政府怎样粉饰自由,都要不可避免地堕入独裁。

为此,马克思指出,未来的社会形式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8](P486)}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也把“共产主义者的目的”规定为“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9](P37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目标概括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政治经济危机,谴责它所带来的利己主义、剥削、压迫、腐朽和堕落。他憎恶资本主义搞寡头政治、经济垄断,将劳动力异化为商品,使人从人的奴隶变为机器的奴隶。其中,私有制不仅是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根源,也是日益使人变得愚蠢、片面和脱离类本质的根源。正是它刺激了人的贪欲,扩展了人的本能,放任了人的欲望,由此导致人的生产劳动、

生活消费都发生严重异化和资本化。在这里,工厂把工人变成活的工具,农场把农民变得弯腰驼背、四肢畸形;而此时,他们的精神状态则是一篇空虚,似乎只剩下单纯的、动物性的生理习性,从而成为一种极端单调的生产力,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人道性和非道德性。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后果的猛烈抨击,不仅清楚表明,他对剥削阶级伤天害理的暴行表现出无限的愤慨和对美好世界的热切渴望,也表明他是站在更加人性和人道的立场上来否定资本主义,倡导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批判过程中,他的道德信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公正合理标准纯粹是内在于其强权政治的,它和现实中存在的盗窃与欺骗毫无二致。比如,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来自对“他人劳动时间的盗窃”,对他人资产财富的侵占和掠夺,这种“以盗窃和侵占为基础的制度当然也就是非正义的制度。”由此,马克思拒绝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和终极的伦理规律强加给现实,认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4](P435)}。在阶级社会中,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进行辩护,或者代表着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利益。

因此,要详尽地规定自由,不仅需要“自我表现的形式”,也要规定“自由”的道德和价值含义。自由并非意味着个人的为所欲为,或者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而是标志着社会关系中公民的权利和行为的量度。“自由是人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或者像1791年人权宣言所说的‘自由就是做一切对他人没有害处的事情的权利’。”^{[4](P438)}这是“自由”的社会本质、认识本质和实践本质,说明自由决不是纯个人的权利或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而是与社会文明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一个道德范畴及伦理概念。它承载着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因此,真正的自由是与社会中存在的无数的残暴、野蛮、荒谬绝伦和卑鄙无耻的行为势不两立的。只要国家政权不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只代表少数官僚特权阶级的意志,那么,人民就既不会拥有安全生存和经济独立的自由,也不会拥有真正的思想、言论和政治自由。专制和独裁是自由之大敌,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尤其不会有那种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人自发地表现自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推动自我实现”的自由。

另外,自由不仅必然受社会制度、阶级地位、经济利益、文化传统和社会道义等因素的制约,而且它

所包含的内在力量也为自我表达的理性精心选择和捍卫的标准、规范、章程及法律等因素所控制。这其中所包括的人的情感、兴趣、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等因素,都能够作用于人的自由意识,影响人的选择行为和自主性活动。但这却丝毫不能否定自由的客观性及其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相反,它证明,自由作为自我意识固有的本性,具有能动性、自主性和选择性等特性及功能。“它的本质就是对多种多样的目的、‘善的观念’予以容忍。”^{[10](P19)}在政治领域,它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民主形式和平等观念;在经济领域,它表现为自由竞争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等领域,则集中表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给每位公民和每种观念都提供了可供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机会。

三、否定的幸福观

每一种充分发展的人道主义体系都含有自己的幸福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人道主义就是一种幸福理论,因为任何对于人及事物的看法必然会在对幸福生活条件的讨论中达到顶点。但是,对于什么是幸福,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以及经历、境遇、文化、爱好、习惯、生理和心理条件、价值取向、伦理观念不同,因而对幸福的理解和体验各异,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幸福观。但总的来说,幸福问题可以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来探讨,而且区别这两种探讨方法至关重要。

所谓肯定的方法,是在人类思想史上业已形成的各种幸福理论中得到检验的传统方法。比如,各种宗教的幸福观都是以实现幻想的幸福为目的,否定和忽视人的现实幸福,认为人的物质欲望是邪念,肉体需要是罪恶,必须加以压抑和禁止。人的最高价值和幸福不在现实的人间,而在虚无缥缈的天国;忍受现实的苦难乃是来世进入天堂永享幸福的条件。如果说有尘世的幸福,那就是虔诚地信仰宗教,驯服、温顺、克己、自我戕害,讨神的欢心。

历史上,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幸福观强调物质享受的合理性,否定中世纪非人性的禁欲主义,使幸福从天国回到人间。这有其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片面强调人的物质享受,排斥健康的精神生活。他们信奉“财富就是幸福”,“有钱就是幸福”,把金钱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使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使金钱成为人性堕落、滋生伪善、欺骗、欺诈的温床。而且,资产阶级不可能自觉地注重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他们关心的只是本阶级的私利。正如马克思

所言：“金融贵族过着糜烂生活，人民却在为起码的生计而挣扎！在比藏赛，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在巴黎，大腹便便的骗子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11](P136)}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事实上，大量的人生经验也表明，肯定的方法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有效的、甚至是非常有限的结果。那基本上是由主观的情感、反应、感觉和本性自身所构成的幸福的条件，使得幸福几乎不可能加以界定，更不用说用规范和指令来加以系统化。我们可以在数年内不断地告诉某人在一定的情况下他应当是幸福的，并不断地考虑一种标准的幸福定义，然而被告诉的这个人将依然可能是痛苦的，甚至可能自杀，因为在他看来，处境已经变得不堪忍受。

如果从肯定的角度探讨人类幸福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使幸福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即如马克思所言：“一片豪华化为满目凄凉，万千景象都显得暗淡无光。”^{[4](P83)}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多地从否定的方面去探讨：是什么东西引起不幸和痛苦？造成这种状况的特征是什么？如何避免或消除这些不幸？并力图在劈破天空、震撼宇宙、消除灾祸和穿越黑夜屏障的过程中，放射出爱的光芒，温暖苦难的大地，享受奉献的幸福，品尝成功的甘露。

通常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说出人类普遍存在的不幸——饥饿、死亡、疾病、监禁、各种剥削和压迫等等——的原因。人们具有不断改变的需要，而这些需要不可能根据一般幸福的观点从肯定的角度加以归纳整理。但他们可以从否定的角度给予归纳：正常的人，除非能够满足他自己和家庭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否则是不可能幸福的。如果他蒙受饥饿和寒冷，染上疾病，受到死亡的威胁，或者如果他的国家受到奴役，他不能享受他在各方面的自由，那么他就一定是痛苦的。显然，这里有一个人类幸福——不是在使人获得幸福，而是在消除普遍不幸的原因这一意义上的幸福。马克思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的战斗性就同这一幸福概念紧密相关，它要求同作为普遍现象的人类不幸的原因——从而同人类不幸的社会基础作不妥协的斗争。这是现实的目标，其目的是为幸福生活创造机会。任何社会制度都不能取得更多的东西，因为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保证幸福。幸福毕竟是个人的事情。甚至在理想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中，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人们也可能是不幸的——没有什么社会或经济制度能使人们不生、不死、不遇到单相思，或个人不遭到失败，等等。这也不是目的：它就如同试图强行使人幸福，或试图消除产生个人不幸的一切根源一样，是一个办不到

和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找出普遍的大众苦难的原因却是完全可能的和办得到的，这种苦难的根源不在个人，而在个人之外，即在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彻底的人道主义没有许诺任何空想的天堂，也没有声称向所有人提供个人获得幸福的钥匙。它甚至没有保证将来就不会出现妨碍人类幸福的新的障碍，即使合理组织的社会极有可能会自觉地同这种状况作斗争，也不能作出这种保证。但彻底的人道主义却要求消除人类不幸的现存社会原因。

这个原因在阶级社会中，就是私有制导致的劳动异化。正是它使得“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亲手创造的产品本身反过来反对自己，统统变成镇压他们自己的工具”^{[12](P134)}，使得劳动者不得不屈服于某种分工，不得不为维持动物式的生存而忙碌。而且人们不能指望腐朽不堪、贪财受贿的寡头政治会大发慈悲或再现生机。因为正是这种政治“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含糊不清的‘步兵，骑兵，炮兵’”^{[13](P170)}。而要根除这个制造出一切灾难的毒瘤，把真正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枷锁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加强对现实制度的批判和斗争，尤其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P9)}，从而全面实现人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的创造性劳动。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人的真正的幸福所在。

具体地说，随着社会革命废除私有制度，扬弃私有财产，消灭劳动异化，结束人对货币权力的服从，此时，不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不再成为人们单纯谋生的职业手段，因而也不再是人们之外的非本质的东西，而是变成社会全体成员的“体力和智力游戏”，而且“是作为一种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6](P202)}。这时，不仅劳动脱去沉重艰辛的特征，而且劳动者也不再被当作活的机器，而是被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告别它们的传统形式和异化的本质，演变成“真正自由的劳动”，并将人的本质充分展现在劳动中，从而使社会全体成员从此开始把劳动当作一种真正的“类的生活、类的活动”。这时，他们在劳动中感觉到的再也不是艰辛、单调、厌恶，而是自由、舒心以及发明创造的乐趣。此时，“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8](P287)}。结果不只是将人类劳动推进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关键是将人类从必然王国带入一个自由王国。在那里，人类不仅会终结人对人的统治，也会摆脱自然对人的统治，从而使人类最终获得全面解放。对于这一远大目标和美

好理想的实现,是马克思终生在为之奋斗和体现彻底人道主义的关键所在。

对于马克思出自革命的人道主义塑造的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形象,一些西方学者当然认为这只是一种空想,看不到它的广阔前景。其实这只能说明,这些人的眼界狭隘和鼠目寸光。事实已经证明,现代的技术革命、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以及新能源的利用,为消除三大差别和无限地满足人的需要开辟了新的前景,解决了过去所解决不了的问题,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在瓦解着旧世界的同时也在孕育着建设新世界的可能性,并且使人们第一次看到,能够实现人类千年梦想的现实因素,即实现所有人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比如,高速发展和具有高效率特性的现代科学技术,至少已经大大缩短,而且能够继续缩短人类的工作日,并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闲暇时间,让人们更加充分地享受生活。这同时也证明,人类是完全自由的,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社会和能动地改造世界。道德不是一种束缚的力量,而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不是远离人性的教条,而是合乎人性的理念。这是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具有的政治力量和阶级形象,也是道德自身所应该拥有的价值和效用。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 [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海因里希·格姆科夫·马克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0]安东尼·雅赛·重申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n Ag ain- discussion On Marx 's Thorough Hum anism

ZHANG Zh i- c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o compare other humanism s, Marx 's humanism is just in deed the thorough fighting revolutionary and real humanism, can indicate just the luciferous and right road. He not only protests to overthrow whole existent social system no other than by force; furthermore thinks that can just really gain people's free and full development no other than human providing the equal right and chance of the free selection to every citizen and idea. Car Marx is not an anti- moralist, also is not a neutralist of morality, but is a humanist and practitioner of morality. H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criticize old morality and to build up new morality. He opposes the empty moralism. Hi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the deep love to the broad toiling masses exhibit his full personality, magnificent dharma and world- shaking cause; and prove that unites to the virtue and wisdom,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philosopher and revolutionist portray the greatest life.

Key Words thorough humanism; force revolution; freedom; full development; view of negative happiness

[责任编辑、校对:何石彬]